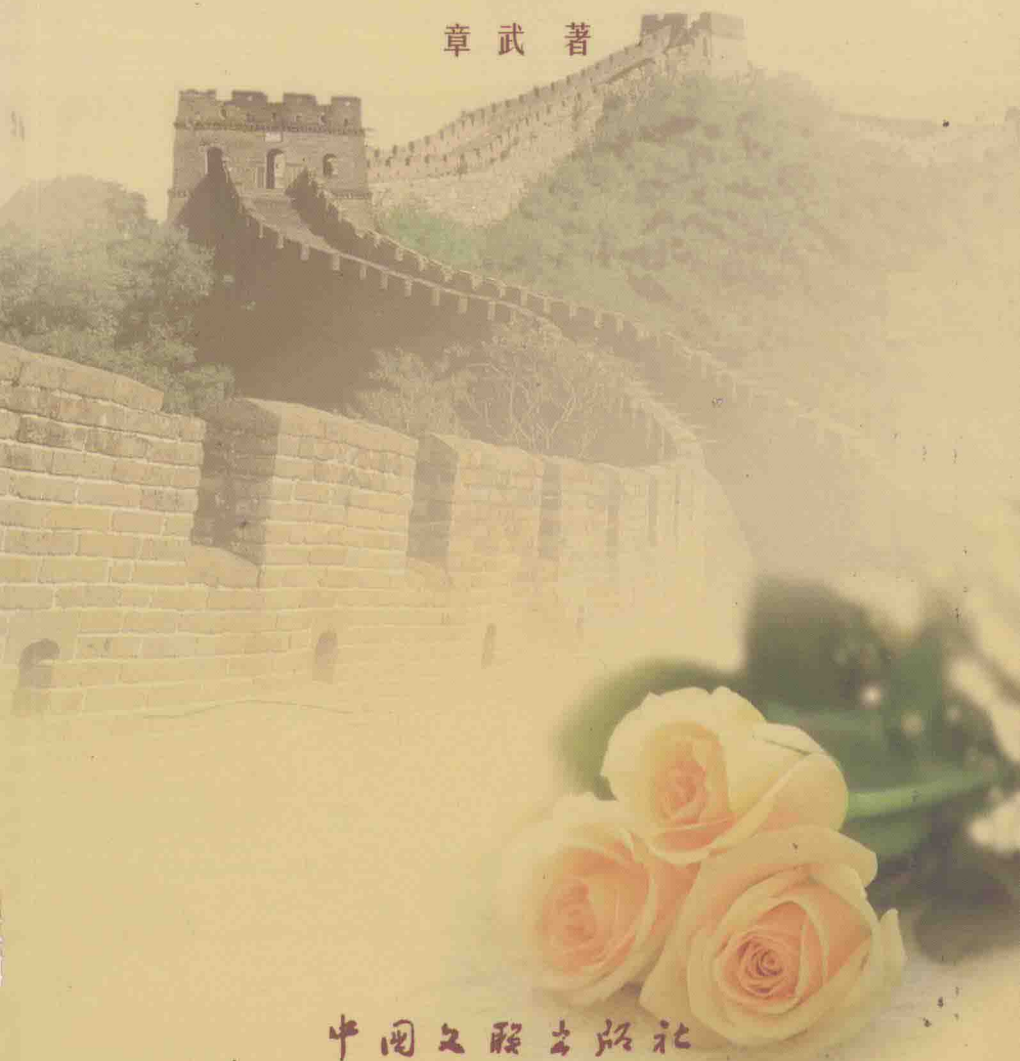


Oriental golden rose

东方金蔷薇

章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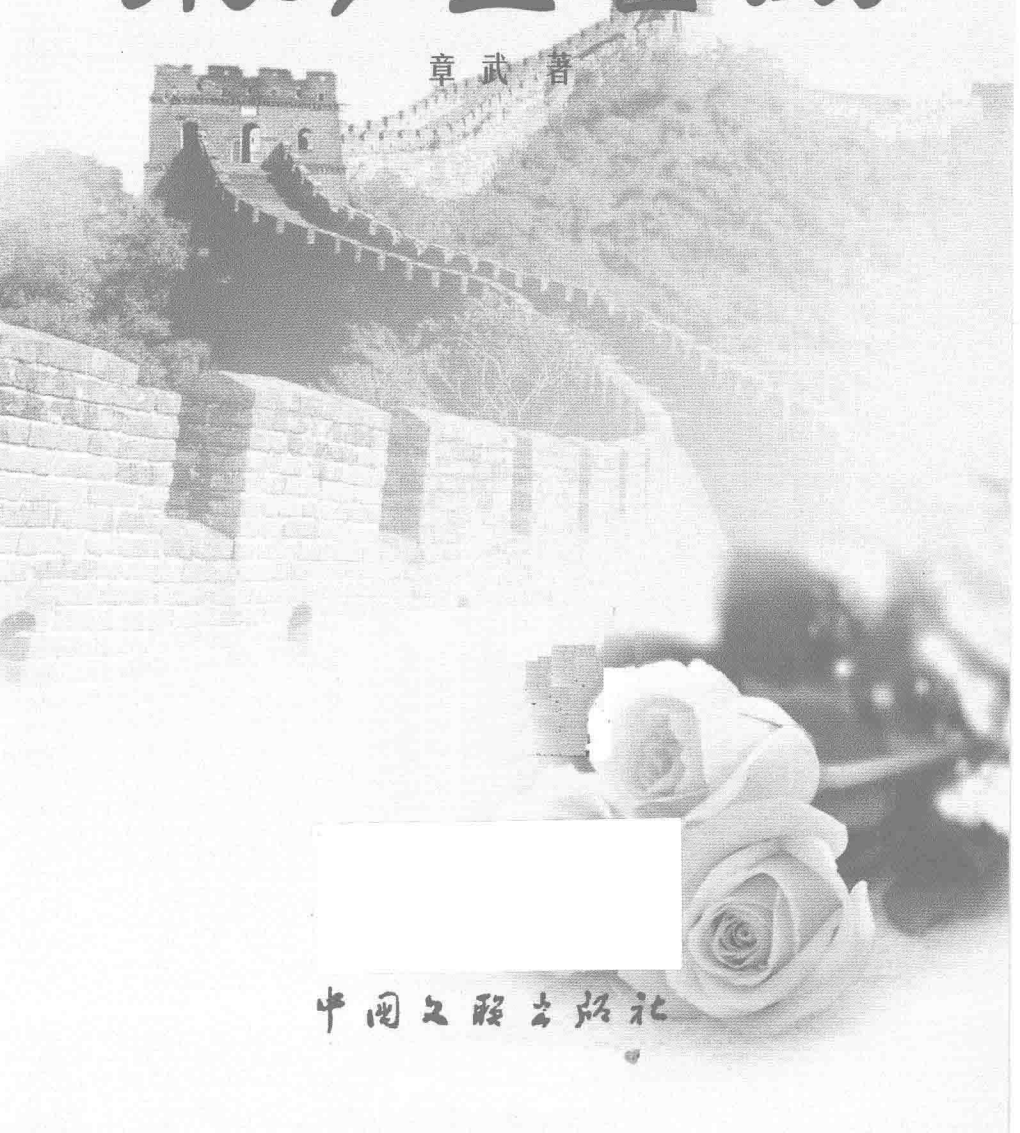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Oriental golden rose

东方金蔷薇

章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金蔷薇 / 章 武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5

ISBN 978 - 7 - 5059 - 5563 - 9

I. 东... II. 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0156620号

书 名	东方金蔷薇
作 者	章 武
责任编辑	王其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875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数	01-1000 册
印 刷	北京凯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563-9/I.101
定 价	20.00 元



2006年1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文艺界“两会”期间,本书作者(右)与胞弟陈章汉合影

作者简介

章武,陈姓,祖籍福建省莆田市,1942年出生于闽江口外白犬岛,196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任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南靖县报道组干事,《福建文学》及《台港文学选刊》副主编,福建省文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全委会委员。

长期从事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海峡女神》《处女湖》《仲夏夜之梦》《生命泉》《飞越太平洋》《章武散文自选集》。

辑一 神 交



目 录

辑一 神 交

- 梦醒桃花源 (1)
- “诗仙”与“诗圣” (7)
- 鄂州西山与东坡赤壁 (16)
- 赤足在雪地上狂奔的人 (22)
- 冯梦龙：廊桥上的背影 (30)
- 聊斋幻影 (35)

辑二 追 思

- 早安，鲁迅先生 (41)
- 巴金的手稿 (45)
- 慰冰湖，海的女儿 (49)
- 乌镇的魅力 (56)
- 小巷深处的背影 (60)





不老的缘缘堂	(65)
走近郁达夫	(72)
蕉海中的林语堂	(77)
寻找庐隐	(81)
萧红的后花园	(86)
雪峰皑皑	(90)
当年风雨读书声	(96)
红岩·红岩	(102)
昆明西山谒聂耳墓	(108)
张大千与摩耶精舍	(113)
玉山诗魂	(117)

辑三 侧影

星汉灿烂的日子	(121)
有朋自远方来	(138)
将军、诗人与树叶	(156)
雪天访华君武	(161)
韩静霆的名片	(168)
棋逢对手	(174)
穆如清风	(178)
沪上访何为	(197)

海峡架桥人	(210)
蒋夷牧的快乐人生	(217)
蔡其矫诗魂归故里	(220)
青丝白发忆昭环	(225)
舍弟章汉	(233)
人生第一山	(241)
写给恩师的第 136 封信	(245)

辑四 寄远

穷人富翁马克·吐温	(251)
瓦尔登湖奇遇	(257)
樱花与桦树	(263)
在东山魁夷家做客	(267)
记东京内山书店	(273)
雨后岚山	(277)
雅西诗魂	(283)
萨鲁特,朋友	(289)
跋	(300)



梦醒桃花源

说来有点荒唐，我们这群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文人，在小聚长沙，苦苦探讨“纯文学”如何在商品大潮中挣脱困境之后，竟异想天开，要集体到湘西武陵去寻找一个旧梦，一个在四世纪诗人笔下子虚乌有的“世外桃源”。

明知不存在，却宁愿信其有，这大概是自古以来文人们的可爱、可贵之处，也是可悲、可叹之处吧！

车子西出长沙，越过湘江，越过资水，越过沅水，途经宁乡、益阳、常德。尽管楚天寥廓、湘水苍茫，洞庭湖平原的秋色赏心悦目，但心情却逐渐沉重起来。因为这些地名与一长串人名连在一起：刘少奇、周扬、周立波、丁玲、翦伯赞……这些堪称本世纪中华民族精英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尽管他们的家乡邻近世外桃源，却无法挣脱尘世所赋予的悲剧命运。这是共和国的耻辱，也是历史的不幸。好在这不幸也已成为历史。





终于进入古属武陵的桃源县境。沅江在车窗外忽隐忽现,平畴上的晚稻一片金黄,小丘上的油桐花白似雪。遗憾的是时令不对,车子进入“十里桃花大道”时,夹道尽是绿叶葱茏的桃树,却不见一朵艳若胭脂的桃花。那桃树,显得年轻、活泼,富有生机,看来也是近年新栽的。这时,天空中飘下灰蒙蒙的细雨。原以为雨中会出现陶渊明笔下“黄发垂髫”“往来耕作”的古人,如披着蓑衣、斜扛木犁的农夫,或骑着水牛、横吹笛子的牧童等等,但从雨帘中冲出来的,却是一辆雅马哈摩托,车上一对摩登青年,男的威风凛凛戴着头盔,女的却任凭一头秀发在微雨中飘成一面黑色的旗帜。好不容易又迎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汉,但那上半身却藏入一柄撑开的布雨伞,伞面上赫然四字:“三九胃泰”。

此时,路两边闪出了各类商店及各色招牌,仓促间只看清一块,上书:“专售美国王鸽”。看来,这里不但生意兴隆,且商品流通已带国际化色彩。迎面又出现了一幢幢宾馆、酒家,或仿古仿得古色古香,或崇洋崇得洋里洋气,朱栏碧瓦、画栋雕甍与大理石、茶色玻璃、铝合金门窗交相辉映。只是有两家毗邻的饭店名字取得惊人,一为“黄金湾宾馆”,一为“桃运酒家”,黄金万两加上美女如云,命名者以此招徕旅客,颇能迎合时尚。只是这类名字若出现在沿海通都大邑,倒也司空见惯,偏偏却挤进这本就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便不能不引起车上人一番议论。议论到最后,有人叹道:“说稀奇也不稀奇,君不见那些

地摊上的书刊,不也是枕头加拳头,大款配明星么!”于是,众皆哑然。

车子钻过一座额书“桃花源”的木牌坊,在“五柳湖”畔停了下来。徒步往南,又是一座石牌坊,门柱上刻着一对楹联:“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于是,大家全都美滋滋成了仙境中人。尽管雨雾吞没了阳光,桃花也早已凋谢,但这里的山名“桃花山”,照样是秦朝的山;水名“桃花溪”,照样是晋代的水。溪上又有“穷林桥”,其名字又显然取《桃花源记》中“欲穷其林”之意。站在桥上凭栏俯视,那桃花溪东西二涧在此合流,想象春暖花开季节,岸上赤霞腾飞,水中红云飘浮,一路潺潺流入沅江,自是一番气象。

可惜雨丝依然绵绵不绝。大家都躲到溪边小店的屋檐下选购雨伞。这里的雨伞是手工制作的竹柄纸伞,虽然做工毛糙,绘图粗放,但自有一种古拙的韵味,若放在满街尼龙折叠洋伞之中,反倒一枝独秀,招人喜爱,因此,小店大开利市。又有一些人撑伞寻找解手的地方,那地方属有偿服务项目,收费处亦开一爿小店,我便在那里顺手买了一盒乌木筷子。那筷子不上漆,呈现出木质的本色,深沉而凝重。我忽然想起,我全家人将用这“世外桃源”的筷子去遍尝世俗的人间百味,不禁暗暗发笑。

穿过菊圃、碑廊,绕过方竹亭,沿桃花溪循路而上,又有一桥,为“遇仙桥”。我们自然无缘遇见神仙,却看见有人





在桥亭里摆开八仙桌卖擂茶。那压桌的小碟里摆着花生、藕片、炒米、豌豆及油炸锅巴等茶点，在嘟嘟冒气的水壶边，五光十色，吊人胃口。可惜我们已自带矿泉水，交臂失却这品尝湘西擂茶的大好机会。

溪随山旋，路傍溪转。头顶上绿竹复荫，崖壁上葛萝低垂。环境清幽，渐入佳境。钻过“水源洞”，眼前是一条峡谷，却意外遇见一位头戴方巾，身穿布衣的“古人”。近看，却是一位算命先生。

于是，便有同行中的几位女伴被吸引住。有人交2元钱求了枚“上上签”，那“古人”便要她买20元钱的鞭炮以示庆贺。幽寂的峡谷间顿时紫烟弥漫，热闹非凡。一路上，大家都向她恭喜。不料另有一拨游人告知：这里的签全是“上上签”，求签者人人都得买鞭炮，说得那位女士顿时红颜失色。看来，那位会算命的“古人”确实生财有道。

山道旋了几转，直上“秦人村”村口的牌楼。那些曾经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秦人”们，正穿着西装、夹克、牛仔服在卖桔子、花生、猕猴桃。就连那古朴的牌楼上，也横挂一长串花花绿绿的小旗，一看，全是各类饮料的印刷品广告。

前面，便是著名的“秦人古洞”，洞口石奇松怪，古意苍然，相传为“渔郎”进入秦人村的通道。洞内果然是“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但据史家考证，陶渊明生前并未到过这里，那么，是先

有洞,后才有“陶记”?还是先有“陶记”,后人才挖了个山洞或找了个类似的山洞加以附会?暂且不论,先钻洞再说。

置身幽奥昏暝之中,我忽发奇想,且把足下每一个石阶算一个朝代,于是,从清代开始,步步上溯,终于踩到了汉代,出洞那步,正好是“豁然开朗”的秦代。登“豁然台”,面前的风景该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但似乎打了点折扣,那稻田倒有,却只有两丘大,且插了个牌子,号称“千丘田”。水池子背后,又是山了,山青如屏,偶有一些竹楼从绿荫中露出一角,不知是秦人住宅、擂茶馆,还是摊坛?

雨越下越大,大家都说“回去吧!”便一齐返身循原路下山,因为谁也不会天真地以为,若走进村去,便有好客的主人,“设酒杀鸡”,免费招待你一番。

请我们吃饭的,还是我们的同行——常德市文联的朋友。午餐地点在“桃花观”东侧的“秦人宅”宾馆。餐厅紧依岩壁,下临深谷,满窗都是雨打竹叶的沙沙声,淙淙的流水声。偶有几声鸟鸣,听起来也是湿漉漉的。我们就在这清音雅韵中喝米酒,吃麻辣火锅。大家边吃边议,似乎对今日的游程颇多遗憾,大约这“世外桃源”与想象中的大有距离吧!

不过,听主人介绍,这桃花源虽古已有之,但作为旅游区开发,还是近两年的事。当地农民,过去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如今,开商店,卖小吃,给建筑工地打工,进宾馆当服务员,家家都殷实了起来。去岁,人均收入已达1700元。





有段顺口溜为：“拆了旧房盖新房，修了游路骑‘凤凰’，家家屋场做商场，天天接待官和商。”

可惜我们既不是官，也不是商，我们只是一群好“发思古之幽情”的文人。但今日所见所闻，却也使我们醒了一场梦。原来，世上本无桃花源，陶渊明笔下的精神家园，在封建时代只是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在今日，那种封锁闭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已被历史所淘汰。我们虽失去古代的桃花源，但却得到了现代的、在改革开放中走向世界的桃花源。我们应该为桃花源的父老乡亲，包括那些“秦人”的后代们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商品大潮中的弄潮儿。

下山途中，我们又去“集贤祠”瞻仰陶渊明塑像。尽管他那色彩缤纷的理想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但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操守和人格，对于今天的文人们来说，却更显得弥足珍贵。

1993年秋



席话，在幽默中却也包含着许多辛酸与无奈。

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所提的问题中，多与诗歌有关。

比如，一位正在模仿日本俳句，致力于短诗写作的诗人发问：

“请问，在中国，人们喜欢长诗还是短诗？”

这问题好办，我立马回答：“诗的好坏与长短无关，只要写得好，读者都喜欢。在中国古代，屈原的长诗《离骚》，刻在竹简上，洋洋洒洒 372 行，2400 多字；李白的五言绝句《静夜思》，只有寥寥四行，20 个字，但都是流传千载的名篇。正如你们罗马尼亚诗坛，虽然当下流行的是短诗，但并不影响你们对前辈诗人埃米内斯库的尊敬和热爱，他的代表作《金星》，不就是一首长诗吗！”

这时，会场上响起了笑声，笑声，如同他们的目光一样明亮。我想，他们大约已经认同我的观点了。

又有一位戴眼镜的学者站起来发问：

“听说在中国，李白和杜甫，都是家喻户晓的诗人，请问他俩哪位更伟大？”

广东作家吕雷脱口而出：“他俩一样伟大。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好在汉语的词汇十分丰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表述，因此，我们称李白为‘诗仙’，称杜甫为‘诗圣’……”

掌声热烈地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是东西方之间，欧亚之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精神财富的尊重与理解。

“诗仙”与“诗圣”

—

1998年的一个秋夜，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在幽深的东喀尔巴阡山腹地，在古城比斯特里察的市文化中心，五位中国作家与30多位罗马尼亚同行，围绕“世纪末的文学”这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一场热烈而又坦诚的对话。

我发现罗方朋友中，以诗人居多。与我共同主持这一场对话的罗方主人，留有两撇八字胡的格则格瓦，幽默地介绍说：“在我们罗马尼亚，诗人有一火车，小说家有一车厢，而剧作家只剩下两排座。”原来，自东欧剧变以来，罗马尼亚文学市场很不景气，作家们出书，都要自己掏腰包。诗集薄，出钱少；小说厚，耗费多；剧本要是不被剧场采用，等于白写。所以，在年轻作家中，写诗的人也就特别多了。一



二

从罗马尼亚返国后,我常常扪心自问:同样伟大的李白和杜甫,你到底更喜欢哪一位呢?

也许,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答案。

在青少年时代,毫无疑问,李白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不仅仅因为他天才的诗歌语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白晓畅,易学易记,背诵起来琅琅上口,更因为他的浪漫,他的潇洒,他的狂放,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他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才华,“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激情,更适合年轻人张扬的个性和对未来人生五光十色的梦想吧!

在李白的诗句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了。因为它从小诱导我对远方,对遥远的地平线,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美丽与神奇,产生无穷的好奇、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向往。因此,像李白那样,杖剑远游,走遍全国,便成为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然而,中国太大了,世界太辽阔了,实践起来,却一点儿也不容易。就拿五岳来说吧,尽管它们在当今的中国版图上,并不处于边远的角落,交通也十分便捷,且海拔高度都不算太高,但因为它们毕竟处于不同的五个方向,分属

